



华严“三偈”考*

聂鸿音

摘 要: 佛教华严宗著作里保存着杜顺法师作的一首“漩洑偈”。本文考释了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的一段讲疏,指出作为其解说对象的“三偈”系来自此前不为人知的一个“漩洑偈”异本。“三偈”全文比“漩洑偈”少了两句,具体文字也有所不同。这些现象说明在唐末至宋代另有一个“漩洑偈”的注释本在华严宗信众中流传。

关键词: 华严; 漩洑偈; 三偈; 杜顺; 西夏文

华严“三偈”即佛教界通常说的“漩洑偈”,传为初唐时的华严初祖杜顺(557—640)所作,目的在于阐明法界观的精髓。“漩洑偈”的早期流传历史已经无从查考,此前所见的文献中除去一部南岳惟劲的注解之外,仅有少量随文征引。本文指出在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卷尾保存着一段前所未知的“三偈”讲疏,作为其底本的“三偈”与通行本“漩洑偈”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同。围绕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佛教华严宗文献流传历史的认识。

一

据目前所知,杜顺的“漩洑偈”并不曾独立成书。义天《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著录“《法界观》一卷(漩洑颂附),法顺(俗姓杜氏,世称杜顺)述”,^①似乎说明“漩洑偈”一度是附在杜顺所著《华严法界观门》卷末的,只不过《华严法界观门》的原本久佚,后世注本又没有相应的附录,因此今天已经无从校核。^②在目前存世的汉文佛教著作中,这首偈最早见于后唐南岳惟劲的《释花严漩洑偈》,原作的写成时间大概在 10 世纪初,今存房山云居寺刻石。^③其中征引“漩洑偈”的全文如下:

若人欲识真空理,身内真如还遍外。

* 本文初稿曾蒙索罗宁博士(К. Ю. Солонин)多所提示指正,谨此致谢。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5 册,第 1166 页。括号中的文字在当初应为小字注释。其中说的“漩洑颂”即为“漩洑偈”无疑。

② 关于杜顺是否“漩洑偈”的真正作者,学界也并非全无争议,如姚长寿即认为出自唐末五代禅僧之手。参看所著《房山石经华严典籍考》,《法源》第 16 期,1998。

③ 《宋高僧传》卷 17《后唐南岳般舟道场惟劲传》:“释惟劲,福州长溪人也。节操精苦,奉养栖约,破纳拥身,衣无缁纈,号头陀焉。初参雪峰,便探渊府。乾化中入岳,住报慈东藏,亦号三生藏。中见法藏禅师鉴灯,顿了如是广大法界重重帝网之门。因叹曰:‘先达圣人具此不思议智慧方便,非小智之所能。’又岳道观中亦设此灯,往因废教时窃移入仙坛也,有游岳才人达士留题颇多。劲乃叹曰:‘卢橘夏熟,宁期植在于神都?舜韶齐闻,不觉顿忘于肉味。嗟其无识,不究本端。盗王氏之青毡以为旧物,认岭南之孔雀以作家禽。后世安知?于今区别。’乃作五字颂,颂五章。览者知其理事相融,灯有所属,属在乎互相涉入,光影含容,显华严性海,主伴交光,非道家之器用也。楚王马氏奏赐紫署宝闻大师,梁开平中也。劲《续宝林传》,盖录贞元己后禅门祖祖相继源脉者也。别著《南岳高僧传》,未知卷数。亦一代禅宗达士,文采可观。后终于岳中也。”见《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50 册,第 818 页。

情与非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
不离幻色即见空，即此真如含一切。
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
于一境内一切智，于一智中诸境界。
只用一念观诸境，一切诸境同时会。
时处帝网现重重，一切智通无罣碍。^①

同一作品的随文征引又见永明延寿（904—975）的《宗镜录》卷四，^②以及元代初年一行沙门慧觉辑录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卷一，^③三处所录文字全同，只是题目有异——《宗镜录》称之为“漩洑颂”，《华严忏仪》称之为“三观偈”，并说“此一名‘三偈’”。

惟劲的《释花严漩洑偈》是此前所知“漩洑偈”的惟一注本，其小序说：

夫见沧溟浩淼，积隐摩尼；巨岳穹崇，多含碧玉。适览斯偈，往复审详，篇目既与群殊，定包无边之奥义。辄申管见，略释纲猷，冀方寸之微言，知虚空之广大。漩洑之号，定体渊深，大理与花严相应，余教傍而少证。略序标首，广意后陈。其偈总有一十四句，详其义意，通一十段释之，并随段结颂，显其总意也。

在全文征引杜顺的“漩洑偈”原文之后，惟劲用十二首颂赞对之依次做出了解释：

颂第一句：真空不动智，凡圣本来同。虽为万有体，曾无起作功。
第二句：真如无作性，弥亘等虚空。岂如浮沤质，出没在海中？
第三句：无情无自性，性体发于真。顿现如镜像，谁作自他身？
第四句：智现情无碍，心通事岂妨？事理融无二，何处非道场？
第五、六句：幻性本无宗，根尘结色空。了尘无自性，一切法皆同。
第七句：绝念超情识，如镜照十方。万像斯顿现，那假在思量？
第八句：譬如一镜鉴十方，十方一一镜皆同。无碍心镜照古今，九世重重互相容。
第九句：心为万法宗，万法一心通。毛端一滴海，一切海皆同。
第十句：一一万法体同空，一一虚空互相容。一海鱼龙尚无尽，一切海中多少龙？
第十一、十二句：三际无思理等空，空中何法不含容？一智万差融事理，尘尘刹刹普皆同。
第十三、十四句：寂用繁兴帝网宗，一尘才举十方通。六相十玄融斯理，主伴交映互重重。
又赞曰：
通颂前文：尊从悲智起，文殊海一沤。片言通帝网，漩洑显深幽。一心圆顿备，十重万行周。无边花藏界，摄在一毛头。

用“颂”的形式解说前人的佛教著作，似乎是唐代以来形成的华严宗传统。其基本体例是：在原文的一句话或者几句话后面写上一首短诗，旨在总结乃至进一步阐发原文的奥理。短诗格式一般仿五言或七言绝句，但限于作者的文化素养，句中诸字的平仄搭配不一定完全符合格律的规定。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关于“漩洑偈”的主要资料只有这些。现在我们打算提起注意的是另一个“漩洑偈”注释本的西夏译文，这段译文和它所根据的汉文原著一样，此前从来未见学界提及。

① 房山云居寺地下石经塔下 2551 号。参看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房山石经》，华夏出版社 2001，第 28 册，第 627 页。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8 册，第 435 页。

③ 《续藏经》第 128 册，第 290 页。

本文准备重点讨论的这个注释本附在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卷末，原件 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 ИИВ. № 942，书题著录首见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①又见西田龙雄的《西夏文佛经目录》。^②全书存 44 个“蝴蝶叶”，文字部分相当于今天的 87 页，原始文献尚未刊布，本文研究依据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严克勤二位先生上世纪末在圣彼得堡拍摄的照片。

俄国收藏的这个西夏本尾题“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署“妙喜寺沙门慧海译校”（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全书现存部分没有翻译或抄写年代的信息。据邓如萍假定，“慧海”似可勘同夏仁宗时代的“显密法师功德司副周慧海”，^③这样，我们也许就可以把《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翻译时间定在 12 世纪中叶。^④存世佛教典籍里没有《通玄记》的汉文原本，值得征引的史料记载也仅有一处，见《华严七字经题法界观三十门颂》卷首，题署“夷门山广智大师本嵩述”：

师，本京人也。始听《华严》大经，深通玄奥；终历诸祖禅林，洞明宗旨。于神宗元丰六年甲子，罢参隐嵩。少间，无尽居士向师德，于元佑戊辰岁，谨率群贤，邀师入京，请讲此观。被禅教二种学徒，造《通玄记》三卷，剖文析义，映古夺今。述《七字经题并三十观门颂》，纪纲经观节要，显出禅门眼目。天觉群贤，皆展卷而时时听之，大异其辩耳。乃辄出疏帖，强请出世，住开封夷门大刹，又奏特赐广智大师佳号。后住报本禅寺而终焉。^⑤

这是听讲弟子为本嵩写的小传，其中提到的“通玄记”即为“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殆无疑义。据此我们相信，《通玄记》应该是本嵩于北宋元佑戊辰年（1088）在开封宣讲华严禅理的记录，而西夏文《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正是这份记录的译本。

本嵩《通玄记》在讲解完圭峰宗密的名著《注华严法界观门》之后，又逐句讲解了“三略偈”及其旧注以作总结。据本嵩自己说，这首偈叫“三偈”（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是杜顺的作品，但并不是其《华严法界观门》原有的内容，而是后人抄来放在卷末的。很明显，“三偈”这个名称恰好可以与上引《华严忏仪》里“此一名‘三偈’”的记载形成印证，而《通玄记》注释的内容恰好也与“漩渎偈”相符。以下我们将看到，“三偈”的这个注本会给华严宗文献传播史带来一些新的信息。

二

“三偈”的注释位于西夏译本《注华严法界观门通玄记》的卷末，凡 11 面，最后一面略有残缺，其余部分保存完好。下面是西夏录文、汉文翻译及注释，原文一气贯下，我们对之进行了分段以求叙述方便。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存世文献里至今没有发现西夏人翻译所据的汉文原本，所以我们的译文实际上只是某种“构拟”，而不敢妄言是对本嵩汉文原本的复原。

原文：

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

① 3.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122.

② 西田龙雄《西夏文华严经》第 3 册，京都：京都大学文学部，1977，第 48 页。

③ 陈炳应《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经译释》，《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3 期；松泽博《敦煌出土西夏语佛典研究序说（4）》，《东洋史苑》70-71，2008；段玉泉《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第 5 期；《西夏文〈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考论》，载杜建录主编《西夏学》第 4 辑，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④ 邓如萍《西夏佛典中的翻译史料》，《中华文史论丛》第 95 辑，2009。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5 册，第 692 页。

能摄能入之义为主，因所含所入为伴。既非一重，故谓“重重”。此者，一敬一拜，一香一灯，周遍刹海之时，一切无不尽者。注“大用”以下，首句用摄无边，次句用即见法。第三句约譬示教，末句劝观行。谓“修荐”者，一具一切^[3]，悟此一意，而令结前，故谓“如是”。末句结续观心。总前三观，唯一心也。菩萨……网大法……无，故谓“一切智通无罣碍”。……总标，次句分明时节。第三分明异位，末句结续观心。融通智用，随时证入无尽法界也。

赞曰：法尔不尔，不尔法尔。普贤惭惶，文殊失利^[4]。

注释：

[1] 般若现前，出《注华严法界观门》卷一，《大正藏》第45册，页686。

[2] 《宗镜录》卷三八：“如帝释殿上珠网，一一珠中互现，一切影像无尽。一宝珠内千光万色，重重交映，历历区分。”《大正藏》第48册，页641。

[3] 一具一切，出《宗镜录》卷九，《大正藏》卷48，页467。

[4] 十六字“赞”出《注华严经题法界观门颂》卷二，《大正藏》卷45，页707。

三

毋庸讳言，上面这段文字涉及一些难以顿悟的教理，而且限于当前的西夏文献解读水平，相应的翻译自然不敢保证字字无误，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窥见本嵩所据“三偈”的原文及其注释的基本体例。

本嵩在注释中直接引用的“三偈”共有八句，依次为“身内真如还遍外”、“情与非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于一境内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和“一切智通无罣碍”。除此之外，注释中涉及的“三偈”还有另外四句：

第一偈：“若人是修行之人。真空理是所修之法。欲识者，令随本解了入法也。”从“若人”、“真空理”、“欲识”三个词语判断，这里注释的对象必是“若人欲识真空理”。

第三偈解释“初句”主旨为“示理如事遍也”，另外还在下面提示了“多劫”二字，据此可以判断这里注释的对象应该是“一念照入于多劫”。接下来解释“次句”主旨为“略示事含理门”，既然与初句相对，那么这里注释的对象就应该是“一一念劫收一切”。

第三偈在解释第三句时提到了“时处遍”、“帝网”和“重重”三个词语，以此判断，这里注释的对象必是“时处帝网遍重重”。

现在我们可以把本嵩见到的“三偈”复原如下：

若人欲识真空理，身内真如还遍外。情与非情共一体，处处皆同真法界。
只用一念观一境，一切诸境同时会。于一境内一切智，一切智中诸法界。
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时处帝网遍重重，一切智通无罣碍。

经与传世本“漩渢偈”对校，可以看出两者间有五处不同：第一，本嵩见到的“三偈”只有十二句，少了“不离幻色即见空，即此真如含一切”两句。第二，“一念照入于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两句在“三偈”中被归入了第三偈。第三，“只用一念观诸境”的“诸”字在“三偈”中作“一”。第四，“于一智中诸境界”一句在“三偈”中作“一切智中诸法界”。第五，“时处帝网现重重”一句中的“现”字在“三偈”中作“遍”。尽管我们还不轻易判断每一处异文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三偈”中的三首偈明显是按照“真空观”、“理事无碍观”和“周遍含容观”这“三观”的主旨依次排列的，这显得比传世本“漩渢偈”高明，^①也更加符合它在《华严忏仪》里的题名——“三

^① 从格律上看，十二句的“三偈”有一处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第十句的“切”字不入韵，而“漩渢偈”则可以认为是入韵的。

